训练室的空调嗡嗡作响,屏幕上还停在「囚徒」飞天的动画。奈布没有看屏幕,只是看着卢卡——看着他抠弄键盘缺键的手指,看着他左眼眼罩边缘漏出的细微汗迹。

「你不知道你最近状态很差?」奈布的声音比上平时还要低缓几分,卫衣的袖口擦过卢 卡的手背,雪松气息的暖意涌现出来。

卢卡缩了缩手指,喉结滚了滚:「队长······我只是······」——「只是失误了?」 奈布替他接完,或者说,把他没来得及说出口的狡辩堵在嘴里,指尖轻轻点在他颤抖的腕骨上,「这次比赛,你被震慑了三次,而且都是相同的点位。」

电竞椅被转向奈布的方向。卢卡仰头时看见队长垂落的睫毛,和他永远扣到锁骨的卫衣拉链。

「回答我,卢卡。」

「……是失误。」卢卡的声音很虚。

卢卡确实有问题,这点没错,可是前几天刚伤到手腕就打比赛,按W的时候难免误触到S,于是好几个震慑就是这么吃出来的,接着奈布就把卢卡的训练键盘上的S键扣掉了。

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,受伤了提前跟我讲?」

[·····说过。|

「那你受伤了坚持打比赛,还不跟我讲?」

[ ····· ]

「解释。」

奈布的声音冰冷得可怕。他显然没有多在乎这场比赛的输赢,只是对卢卡这种做法感到有些伤心。他突然俯下身来,呼吸扫过卢卡的耳廓,「手腕受伤了是吧······看来你很需要我给你 行 为 矫 正 一下啊?」奈布一把抓住卢卡受伤的腕部,卢卡疼得发颤,椅轮不自主的向后滑去。

奈布的手掌稳稳垫在他后脑与显示屏之间,像防止伤员抬上担架,又像捕食者堵死退路。 另一只手从战术裤口袋里摸出一管药膏,铝管挤压的轻响额外清晰。

「如果·······只是失误,我会陪你复盘到凌晨三点。」他旋开药膏,指尖沾上凝胶,指尖突然压上卢卡的手腕,力道不轻不重地揉开药膏,「但是撒谎······」

卢卡疼的吸气,却被奈布钉死在原地,任由药膏的凉意渗入皮肤。

「……就要用别的方式 矫 正。」

卢卡终于忍不住呜咽。奈布忽然低头,目光落在他颤抖的眼睑上:「现在,说实话。什么时候伤的?」

「上周・・・・・・」

「为什么不告诉我?」

「因、因为怕被换下场······」卢卡的眼泪砸在奈布手背上,「想和队长一起打比赛······」 ——「······」奈布的动作顿住了。他忽然抽回手,收起药膏。当卢卡以为要挨骂的时候,奈 布把他从电竞椅里捞了起来。

只是抱到几米外堆满外设的战术桌旁,屏幕仍循环播放着卢卡被震慑的画面。「看清楚。」 奈布从身后环住他,沾着药膏的手指滑进那人袖口,掌心裹住颤抖的腕骨,「这里你明明有 技能,应该用······」指尖突然加重力道,「而不是用你的伤手硬扛,还要赌监管者不出刀。」 卢卡疼得仰头,后脑抵在奈布肩窝。

他不是不想逃开,但是奈布完全抓死了自己,本来已经痛的难以逃脱了,他还要环抱住 自己,让忽略身后人的存在变成了一件难事。

奈布咬开他眼罩的绑带,「撒谎的人······」另一只手已经解开他的短裤,手指毫不留情地探入,「要挨操到记住,谁的指令才是永远的优先级。」

「现在,重放失误。我说停……」手指狠狠刺入,「……就停。」

一次、又一次。手指几乎在卢卡身体内搅动着,毫不留情地侵犯着。卢卡别无他法,虚弱到只能喘息。

「停。」

卢卡挣扎地按下空格键,身后的手指又往深处捅入一分。「告诉我,这次失误的原因是什么。」——「不······不该翻窗······」奈布惩罚性地增加了一根手指,「你这不是知道吗?怎么比赛的时候忘得一干二净?偷瞄我上瘾了?」

「哈……唔……队长……」

「怎么?觉得我说的不对吗?」手指被轻轻抽出,卢卡瞬间浑身颤抖,半声鸣咽又被咬碎,带着黏腻的轻哼从喉头被挤出。

「现在自己说,你该不该操。」——「呜······队长······」卢卡几乎发不出有意义的音节,不只是刚刚强硬的侵犯,还有手腕上的伤痛。「说啊?」奈布的膝盖已经顶开他的双腿。

腰腹贴近他泛红的臀缝,却只是用灼热的欲望缓慢磨蹭。卢卡抽噎着,手指在键盘上乱抓,却只是敲出一串混乱的字母。 奈布俯身贴上他的耳后,低声地提醒:「把那句『我活该』说清楚。」

「我……活该……」

「那就配合我熬到凌晨三点——把每一次失误都记住。」他收紧手臂,让卢卡的颤抖化作缓缓适应的颤栗,仿佛疼痛与快感被折进同一根弦,只有彻底奏完,才算真正的「矫正」。

话音刚落, 奈布便直接顶入, 没有任何犹豫。卢卡的眼泪停不下来, 只是不断顺着脸颊流下。奈布没有因为几滴眼泪而停止深顶, 反而逼迫卢卡看着比赛录像, 继续顶弄。

「……」屏幕反光里,卢卡看见自己失焦的瞳孔与身后那双眼睛交织,像在夜色里被猎人盯住的鹿。「给我认真点。」奈布惩戒般向深处一顶,擦过敏感的肠壁,直接射在里面。滚烫的精液灌入卢卡的直肠,似乎是被完全刺激到,他射在桌上的键盘上。

奈布抽出时还故意碾了碾,擦过充血的内壁,让卢卡短促地抽气,然后把人按进怀里, 指尖蘸着键盘上的白浊,抹过卢卡颤抖的唇缝,「咽下去,这是第一次。」

「呜呜······队长、我错了,我以后再也不瞒着你······放过我好不好······」——「放过你? 卢卡,如果我今天没给够你教训,你是不是之后还敢瞒着我啊?」奈布手上没停下动作,转 而握上卢卡疲惫的性器,轻轻滑动。

「不、不敢了······」卢卡的声音带着讨好,「只是,队长······那个还在不应期······射不出来的······队长放过我好不好······」

「不好。」

「呜……」

Fin.